

前言

2005年胡謙亨的後人在多倫多與渥太華團聚。我的親戚叫我講胡家歷史，我就老實不客氣答應了。那天晚上在胡百璋與王啟元家氣氛非常好，事後很多人叫我寫下那天晚上所談到的內容，讓沒有在場的親戚能夠看到。我也覺得值得保留，所以就動手寫，結果愈寫愈長，寫了幾十頁。

開始的時候，我只是把我從父親胡恩德那裡聽到關於上三代的事蹟記下來。這些事蹟非常有趣味，應該讓下幾代的族人知道。但我父親所知道的，是從他祖父胡謙亨開始的。胡謙亨以前的事，就只有《胡氏族譜》裡面的片言隻語，我一直以為沒有什麼內容。我動筆後，因為要準確記錄高祖父胡泉的官職，於是把《族譜》裡面關於他的記載仔細看，結果發現裡面有幾個詞我不知道意義，要在《漢語大詞典》裡面查看。查看後我非常驚訝，因為那幾個詞含有很多訊息，連我先父也不知道的。原來胡家的“史前時代”，也不是完全無可稽察的。

最後，我把所有找得到的資料都用英文寫下來。我想，下一代已經沒有幾個懂白話文的了，更何況《胡氏族譜》裡面的文言文呢！恐怕我這一代離世後，就再沒有人有第一手資料的了。

今年胡謙亨後人又在香港團聚，其中一部份打算去鶴山遊覽。於是我就把英文版改寫為中文，以便帶回去給鄉親看。在寫中文版的時候，又發現了一些新資料，於是補充了一點。現在算是寫完了，但還有很多漏洞，特別是關於胡謙亨兒女那一部份，有幾家我沒有太多資料。希望大家看完後，能夠補充這些空白。

——2012年十月三十日胡蔭亭書於紐約
廣東省鶴山縣坡山村



廣東省最大的水系是珠江流域。珠江有三條支流——東江、北江、西江。其實這三條江是獨立的，只不過出海時分成很多支流，混在一起。鶴山縣在珠江三角洲最西邊，在西江的西岸。鶴山縣在1731年成立，叫這個名字不是因為那裡有很多鶴，而是因為有一個形狀像鶴的山。^{1[1]}

我們的祖先來自鶴山縣坡山村。我一直以為“坡”指斜坡，但總是覺得古怪，因為凡是山都有斜坡的，為什麼會特別抽出來命名？直到2005年胡家團聚，大家叫我講家族歷史，在準備的時候，我才發現原來坡山村不是指在一個有斜坡的山的村落，而是紀念蘇東坡的地方。^{2[2]}

蘇東坡因為反對王安石推行的新法，多次被貶官。最後一次在1097年，從遠貶的惠州再貶到更遠的海南島瓊州。他從惠州坐船下東江，經過廣州後再沿西江上到廣西梧州，再走陸路下雷州半島，過海到瓊州。在西江到了石螺崗的時候，剛好大水，不能前進，滯

¹[1] 資料來自[維基百科—鶴山市](#)。

²[2] [鶴山旅遊](#)。

留了幾天。蘇東坡深受人民愛戴，所以他停舟附近的小山就改名坡山，那條村也改名為坡山村。後人在那裡建了一個東坡亭，還在岸邊岩石上刻了“東坡停舟處”幾個大字。



東坡亭

原來的東坡亭在1983年毀於颶風，照片的是重建後的東坡亭。

起源

胡家歷史的記載來自《廣東省鶴山縣坡山村胡氏族譜》。像所有古書一樣，族譜裡面的記載不能盡信，必須用客觀的眼光來看。

根據《族譜》，胡家的初世祖是胡鯤。《族譜》說：

鯤字起鵬號扶搖。宋賜進士第，授韶州判廳，歷遷郎中奉差廉訪使司。自宋末由南雄珠璣巷遷居廣州府新會縣。

除了坡山村的《胡氏族譜》外，古蠶村的族譜也是從胡鯤開始的，記錄更詳細。那本族譜說胡鯤是北宋汴京（開封）人士，在宋徽宗崇寧年間（1102–1106）賜進士，任命到廣東做官。後來金人滅北宋，胡鯤率兵北上勤王，不知所終。^{3[3]}

古蠶村說胡鯤的年代比較準確。《胡氏族譜》裡面第一個有生卒年的是十八世祖文登。他在明嘉靖甲午年生，即公元1534年。南宋滅亡是在1279年，比文登出生早二百五十五年。在這二百五十五年當中有十七代，平均每一代是十五年。除非每一代都是長子，而且每一代都早婚，這還有可能。但是族譜裡面最初十代裡面，很

^{3[3]} 徐曉星：[古蠶胡氏的历史文明](#)

多都不是長子，所以這個年數並不可靠。宋徽宗崇寧年間離文登出生年大約四百三十年。那麼十七代每代的平均大約二十五年，比較合理。所以《胡氏族譜》那句話應該是“自北宋末由南雄珠璣巷遷居廣州府新會縣”。

這確是清楚很多。以前我以為族譜是說在蒙古人南侵時，胡鯤經過南雄珠璣巷進入廣東，那就與他在韶州做官的記載有矛盾。現在看到古蠶村的記錄，才知道是他們先在南雄珠璣巷居住，然後才進入廣東的。

不過《族譜》的記載有幾點可疑。

首先是名字。胡鯤的名字來自《莊子》第一篇〈逍遙遊〉的第一句：

北冥有魚，其名曰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

當然，胡鯤的父親可能是引用《莊子》而替他起名的，但有點巧合了，而且象徵得太明顯了。

不過最令人懷疑的一點，就是南雄珠璣巷。廣東本地人的族譜，都說是從南雄珠璣巷遷入廣東，千篇一律。我外公劉樹達是廣東香山縣（那時還沒有中山縣）隆都人，是說隆都話的。隆都話是閩南話，分明不是從江西經過大庾嶺來到南雄進入廣東。劉家的口傳歷史，也說是坐船從福建來到珠江口，大婆的兒女在東莞登陸，二奶的兒女則過珠江去到香山。但劉氏族譜也說是從南雄珠璣巷進入廣東的！

早期歷史

《胡氏族譜》最早十六代只有名字，沒有生卒年。有幾處記載了從一個村搬到另外一個村，古蠶村的族譜也記載這些事件，但我總覺得與胡鯤一樣不太信得過。

《族譜》記載八世祖景山與十四世祖蒙德在坡山有專祠。一九三幾年時，我的三姑姐胡麗容碰到一個坡山村人，經他指引，三姑姐去了坡山看看。那個人叫她在坡山告訴人是蒙德公的後人，就能夠找到遠房親戚了。由此看來，蒙德公一定是實有其人，而景山公有專祠，也應該是真人。

此外有四個祖先《族譜》記載墓地。八世祖景山與妻子陳氏合葬大園嘴村葫蘆山；九世祖祖福與妻子張氏合葬坡山村金盤山；十二世祖恩德^{4[4]}與妻子溫氏合葬屠牛坪；十四世祖蒙德與妻子李氏合葬大貴人峰。《族譜》在恩德條說屠牛坪是土名，在蒙德條卻說大貴人峰是土名，即屠牛坪。蒙德條可能寫錯了，屠牛坪那麼土氣的

^{4[4]} 我們小時候看到十二世祖的名字覺得非常好玩，因為我父親也是叫做胡恩德。

名字才是土名，大貴人峰應該是較為正式的名字。今日坡山村附近的大雁山那裡有個貴人峰，那應該是《族譜》提到的大貴人峰吧。看來風水先生喜歡那裡，所以至少有兩個祖先葬在大貴人峰。不知道那裡還有沒有祖墳的痕跡了。

八世祖景山的記載還說：“由禮部村遷居鶴山縣坡山村。建有專祠。入鶴山縣古勞都八鄙八甲民籍。”八鄙八甲應該是古時的地方制度，與今日大陸的戶口差不多。我在網上查不到，但四會市檔案局藏有據說是廣東最早的歷史檔案——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——的一個契約，裡面有“舟一鄙八甲潘聖聯”這個詞組。（舟是舟都，與古勞都相類。）由此可見，鄙甲確是以前的地方制度。問題是，這是清朝的制度，而景山離宋徽宗年代有八世，似乎是宋末元初的人。是否那時已經有鄙甲制呢？如果能夠查得到，對《胡氏族譜》早期世代記載的真實性會有很大的幫助。

這些都是胡家的史前時代。我們的信史是從十八世祖文登開始的。文登是《族譜》裡面第一個有生卒年的祖先。他生於明世宗嘉靖甲午年（1534），終於明神宗萬曆己亥年（1599）。因為沒有月日，所以不能肯定是 1534 還是 1535，也不能肯定是 1599 還是 1600。從 1534 到現在，差不多四百八十年了。

為什麼在文登以前的世代沒有生卒年？這是最重要的問題，《胡氏族譜》記載的可信度與這個問題關係最密切。我猜是與明穆宗（1567-1572）時廣東的動亂有關。在明朝中葉，倭寇侵犯中國東南岸。除了日本人以外，還有中國人和倭寇一同擄掠。自從明成祖以後，明朝鎖國，不容許中國人對外貿易，於是沿海很多人不能謀生，只有做海盜搶劫，後來就加入倭寇的隊伍。《明史·穆宗本紀》有以下的記載：

隆慶元年（1567）……是年，廣東賊大起。

二年（1568）……三月……乙丑，廣西總兵官俞大猷討廣東賊。……己丑，廣東賊曾一本寇廣州，殺知縣劉師顏。秋七月己酉，賊入廉州^{5[5]}。

三年（1569）……三月戊辰，曾一本陷碣石衛^{6[6]}。裨將周雲翔殺參將耿宗元叛，附於賊。……五月庚戌，總兵郭成等破賊於平山，周雲翔伏誅。……八月癸丑，廣東賊平，曾一本伏誅。

四年（1570）春正月……是月，倭入廣海^{7[7]}衛城。

⁵[5] 廉州以前是廣東的地方，現在是廣西合浦。

⁶[6] 在陸豐縣海岸。

⁷[7] 在台山縣海岸。

六年 (1572)二月丙申，倭寇廣東，陷神電^{8[8]}衛，大掠。山寇復起。

明穆宗這六年裡面，只有一年廣東沒有動亂。特別是 1568 年與 1570 年兩次，都在鶴山附近。很可能宗祠與族譜在當時毀於戰火。那是文登三十幾歲時的事。

假如我的推測正確，那麼在亂定以後，胡氏家族憑記憶寫下祖上的名字。他們記得一些名字，例如有專祠的景山與蒙德。很明顯的。名字比較容易記，生卒年月日卻難得多了。文登當然記得自己的出生年，他之前的就只是一片空白。可能有幾代連名字也記不起了，特別是開頭數世，於是就臆造名字。特別是第一世祖，一定要創造一個，說是從北方遷來，免得被人說是南蠻。我覺得這是對《胡氏族譜》開頭十幾代最合理的解釋。

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

從明朝中葉到清朝中葉這兩個世紀裡，《族譜》沒有什麼記載，但是從那些祖宗的名字，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輪廓。

首先，在文登的年代，胡家已是讀書人，不再是農民了。這可以從他的名字看到。文登字仕顯，“仕顯的意思就是做大官。古人很多的字與名是有關係的。從“仕顯”，我們可以知道“文登”的意思是要登科舉做文官。由此看出，文登的父親志球的願望，是要兒子登科中舉。

在宋、明、清三朝，登科中舉是一般人改善生活、提高地位的唯一途徑。明清科舉分三部份：第一是進學，就是通過基礎考試（童試）進入府學、州學、或縣學。進學的學生叫做“生員”，俗稱“秀才”。秀才可以戴特別的巾帽，如果不幸被拉去衙門見官，可以免刑。所以進學是地位的大躍進。

秀才下一步是去考全省考試（鄉試），每三年一次，在子、卯、午、酉年秋天舉行。明朝和清朝都是考八股文。八股文的題目是《四書》裡面的一句話，考生必須按非常嚴格的格式來寫文章，而且不能有自己的意見，必須根據朱熹《四書集註》來解釋考題。文章分八部份，所以叫做八股文。正因為八股文不容許考生有自己的思想，所以五百多年來，中國人鄙視創新，弄到社會文化非常落後。鄉試只通過很少的生員，有些秀才到老也過不了這一關。通過鄉試的生員叫做舉人。舉人有做官的資格。地位很高，與縣官平起平坐，普通人叫他們做“老爺”。明清時所謂中舉，就是鄉試及格，成為舉人。

鄉試之後就是會試，三年一次在京城舉行。各地的舉人都在首都匯集，通過考試的叫做貢士。貢士就派去做官了。在貢士之上還有一級，那是進士。這個最高考試叫做殿試，由皇帝親自主考，出

^{8[8]} 電白縣電城。

問題讓考生當場回答，叫做策問。考試及格就是進士，可以在皇帝身邊做大官。

這就是過去讀書人的人生目標，要有前途就要通過這些考試。我們從這個歷史背景可以看到文登、仕顯這兩個名字所包含的願望。這個願望要在八代之後，才在二十六世祖胡泉身上實現。除了胡泉以外，《族譜》裡面就只有胡鯤一個中舉，而他還是傳說人物，不知道是否存在。由此可見中舉是如何艱難的一件事。

從十八世祖文登（1534–1599）到廿四世祖官秤（1737–1800）這七代，《族譜》只記載生卒年與墓地。這二百五十多年間，明朝衰落了，多處飢荒動亂，然後是滿清入主中國的戰爭與屠殺，之後是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的盛世。從祖先的名字裡面，有時我們可以瞥見這些歷史大事。

最耐人尋味的是廿一世祖社斌（1621–1703）三個兒子的名字——帝新、帝惠、帝恩。這個“帝”是誰呢？乍看當然是滿洲人在1644年入關後的第一個皇帝順治。問題是那時廣東還屬於南明，順治並不是那裡的皇帝。如果我們知道帝新的出生年，這個問題可以立刻解決。但是我們是帝惠的後人，《族譜》只記載帝新的名字，而沒有生卒年。雖然我們知道帝惠是在1668年出生的，但不能因此估計得到帝新的出生年。社斌原配盧氏終於1652年。帝惠是社斌繼室梁氏的兒子，梁氏卅八歲時生他。帝新的母親可能是盧氏，也可能是梁氏。在這段時間有幾個新皇帝：1646年，邵武帝在廣州即位。同年，永曆帝在肇慶即位。所以帝新有可能是在這年出生的。到了1647年，清兵攻破廣州與肇慶，永曆帝逃往廣西和雲南。廣東就變成滿洲人的版圖。除了南明這兩個皇帝外，在1662年康熙登位。那時梁氏已經卅二歲了，似乎在那年才生第一個兒子可能年紀大了一點。但帝新很可能有姐姐的，《族譜》在二十七世之前沒有記載女兒，所以多半不是梁氏第一個生的兒女。我傾向於帝新生於1662年，主要是因為帝惠、帝恩兩個名字。如果社斌紀念的是南明皇帝，以後就不會用帝惠、帝恩的名字來感戴滿洲皇帝了。

帝惠有四個兒子——大燕、大熙、大熊、大鵬。四個之中三個的名字都是動物，非常特別。大燕兒子的名字也是很尋常——官秤。很可惜，官秤的字、號都與“官秤”不相干，所以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大燕要給他起這個名字。

官秤葬在“本邑小范坑尾獅岡”，那應該是坡山附近的地方。但是他的妾侍陳氏卻葬在佛山石灣大墓岡。官秤的媳婦與孫子也葬在石灣。這些記載非常重要。廿七世應金的妻子甘氏，把一些胡家當年的事告訴我父親胡恩德。她說胡家已經遷到佛山，不再住在坡山。從官秤妾侍的葬地，我們可以推斷出胡家大約是在什麼時候搬

到佛山的。官秤死於 1800 年，陳氏死於 1832 年。所以移居佛山很可能是這三十年間的事。

廿五世祖胡泰源

我們可以肯定胡家到了第廿五傳的胡泰源就已經很興旺了。一直到第廿五傳，《族譜》都沒有記出生月日，同時只記載直系祖宗，沒有其他同代人的資料。但胡泰源的記載和前面各代的開始不同了，除了生卒年和葬地外，還有其他資料。這是泰源和他妻妾的記載：

泰源，官名鰲，字至昌，號蓬山。生於清乾隆庚寅年(1770)。終於清道光辛巳年(1821)。特授山東聖廟齋奏廳。

妣氏湛。生於清乾隆己丑年(1769)。終於清道光甲午年(1834)。敕封正六品安人。葬石灣華佗廟，後乙酉年(1885)遷葬大墓岡。

庶妣氏陳。生於清乾隆壬辰年(1772)。終於清道光乙酉年(1825)。葬石灣白草岡。

又庶妣氏譚。生於清乾隆壬辰年(1772)。終於清嘉慶庚午年(1810)。葬水口村邊，附篤昭公^{9[9]}墓左。

這裡有幾個詞需要解釋。“官名”是正式的名字。不知道為什麼泰源要另取一個名字。“至昌”與“泰源”的意義相關，而“鰲”卻沒有明顯關係，似乎是後來起的名字^{10[10]}。有可能“官名”不是通常的意思，而是做官時的名稱。“鰲”即是“鼈”。那是海裡的大鼈，是吉祥動物，有時用來指翰林院。

“聖廟”是山東曲阜的孔子廟。“齋奏廳”即“賣奏廳”，在孔府裡面。以前有個網站，叫做〈上海旅游信息港〉，現在網址已經作廢了。網站裡面有一張照片：

^{9[9]} 篤昭公即胡帝惠。

^{10[10]} 古人在成年的時候取字，通常與名相關。似乎胡泰源在成年時還是用“泰源”為名。



照片旁邊有這樣的解釋：

東西兩廂各五間，... 西為“賚奏亭”，住有六品賚奏官，掌管派遣京差信使往來之事。

“賚奏亭”應該是打錯字，因為別的網站是寫“廳”而不是寫“亭”的。還有，“賚”應該是“賣”。兩個字很像，很可能是寫簡體字時寫錯了。《族譜》裡面用“齋”，那是“賣”的異體字。官名那麼重要，不會寫錯吧。不過要去孔廟看看才能夠肯定哪個字正確。

從這個網站的資料，我們可以看到《族譜》的記載是準確的，因為在山東孔廟那裡確實有賣奏廳，而且賣奏官是六品官。泰源正室湛氏封六品安人，可見泰源是六品官。

明朝和清朝的官分九品，最高級的是一品。泰源怎樣成為孔廟裡的六品官呢？《族譜》沒有提到他中舉，所以他如果不是沒有考科舉，就是考了卻沒有中舉。後者的可能性大一些。清朝的官除了科舉出身外，還可以買回來，叫做“捐納”。不知道是官秤替兒子買官，還是泰源自己捐納回來。因為是六品官，所以要花很多錢。可見胡家在那個時候很富裕了。

《族譜》沒有記載泰源的葬地。如果不是漏抄的話，那就值得探討了。首先，泰源死時只有五十一歲，所以應該還沒有退休，很可能死於山東了。不過就算死在外地，遺體或骨灰也應該送回家鄉。傳統短篇小說就有很多講孝子歷盡千辛萬苦，把父母屍骨帶回故鄉。但《族譜》完全沒有提到墓地，那就可能被處決，或是失蹤了。處決不太可能，因為泰源有三個兒子做官，不像是犯罪之人的後代。所以最有可能是動亂或是天災時不知所終。1821年山東大旱，很可能饑民作反。真相如何，已經沒有辦法找到了。

泰源有一妻二妾，四子一女。女兒嫁給佛山羅家。我們在下一章再詳細說泰源的兒子。

廿六世祖胡泉，並胡泉的弟弟

泰源的長子胡泉是我的高祖父。《胡氏族譜》裡面只有一人中舉，那就是胡泉。這是《族譜》的記載：

泉字沛然號漱石。生於清嘉慶戊午年五月十五日酉時（1798年六月二十八日）。終於清同治乙丑年十月十九日申時（1865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）。嘉慶丁丑年（1817）入肇慶府學附生。中式道光乙酉（1825）科五十二名舉人，甲辰（1844）科大挑二等。以教諭職用借補潮州府普寧縣訓導，在任十八年。享年六十八歲。葬石灣大墓岡。妣氏施。生於清嘉慶丁巳年十一月初三日午時（1797年十二月二十日）。終於清光緒乙酉年七月廿一日（1885年八月三十日）。敕封正八品孺人。享年八十八歲。

胡泉在1825年中舉，在1844年才任職。這十九年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我本以為不會知道的了。後來查“大挑”到底是什麼，在《漢語大詞典》第二冊1353頁那裡看到這個解釋：

【大挑】清乾隆以后定制，三科以上會試不中的舉人，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縣用，二等的以教職用。六年舉行一次，意在使舉人出身的有較寬的出路，名為大挑。挑選的標準多重形貌，相傳有“同田貫日氣甲由申”八字訣，合于前四字形貌者為合格。例如長方面型為“同”，方面型為“田”，身體長大為“貫”，身體勻稱為“日”。...

這個義項再一次讓我們知道《族譜》從清朝中葉開始的記載是準確的。根據上面所引的解釋，胡泉至少三次會試落第。會試三年一次在北京舉行，所以胡泉必定上京三次或更多次。在1825年與1844年之間，有六次會試：1826、1829、1832、1835、1838、1841，不過1826年那一次可能離中舉時間太近，所以胡泉上京次數多半是在三次至五次之間。

《漢語大詞典》裡說大挑二等的以教職用。胡泉正是任命為教諭，派到潮州府普寧縣那裡做訓導。《漢語大詞典》第五冊462頁那裡說：

【教諭】①學官名。宋代在京師設立的小學和武學中始置教諭。元、明、清學官亦置教諭，掌文廟祭祀，教育所屬生員。

所以胡泉的職責，是教秀才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，並指導他們作八股文，去考舉人。《族譜》沒有提到胡泉官職是幾品。但是胡泉夫人施氏敕封正八品孺人，那就表示胡泉是八品官。雖然比胡泰源的六品低兩品，但因為是通過科舉任命而不是買回來的官職，所以聲望要比胡泰源的六品為高。

普寧的位置可以在第2頁的地圖裡看到。普寧在潮州府的西部，而潮州則在廣東省的東端。那裡雖然是廣東屬下，但說的並不是廣東話，而是說閩南語系的潮汕方言。說廣東話和說潮州話的人是互相聽不懂的，所以不知道胡泉用什麼語言與學生交流。朝廷固然說官話，但在其他方言區，官話並不流行。絕大部分的廣東人在那個年代是聽不懂官話的。學校裡面所用的教學語言是當地的標準方言。例如珠江三角洲使用廣州話，潮汕地區使用潮州話。閩南話還分白讀和文讀兩個系統。白讀是口語，來自南朝的語言系統；文讀是讀文章時的發音，來自唐朝京師長安的北朝系統。閩南話的文讀音比較接近廣州話。不知道胡泉要學生背誦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和教他們寫八股文的時候，是用廣州音還是潮州話文讀了。

晚清是中國歷史巨變時期。當時的士人往往用“一大變局”等字眼來形容。例如李鴻章說：“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。”胡泉在普寧那十八年（1844-1862），正是大動盪開始的年代。鴉片戰爭在1840年爆發，中國大敗，在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，割讓香港，開放廣州、福州、廈門、寧波、上海，讓外國人在“五口通商”，並允許教士傳道。南京條約對胡泉一生的影響至大，我們在下章再述說。胡泉去普寧後六年，太平天國在廣西起義，然後整個華南陷入戰亂。太平天國一直打了十四年。在這十四年間，還有1860年的英法聯軍。戰火在九龍點燃，然後一直打到北京，英軍法軍火燒圓明園。清政府戰敗，又割讓了九龍半島，開放更多通商港。

太平天國的主要戰場在長江和湘江流域。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是在廣州、南京、北京打的。普寧應該還算平靜，但可能還是被戰亂波及，例如飢荒等災難，所以日子並不好過。

胡泉有三個弟弟。最小的胡熊，只活到廿四歲，並沒有後人。二弟胡錫與三弟胡鑑都是軍官。胡錫與胡鑑的族譜記載如下：錫官名筠字卓然號竹坡。生於清嘉慶辛酉年正月十一日寅時（1801年二月二十三日）。終於清道光乙未年十二月十九日子時（1836年二月五日）。候補廣州協鎮右營外委。合葬石灣大墓岡。

鑑字粹然號省軒。生於清嘉慶甲子年九月初七日申時（1804年十月十日）。終於清咸豐戊午年正月廿三日未時（1858年三月八日）。候補巡政廳，軍功加六品頂戴。合葬石灣大墓岡。

胡泰源不是大官，所以兒子不能乘父蔭而得到官職。那麼胡錫與胡鑑的職位就多半是捐納而來的。胡錫應該是八品或九品，《族譜》沒有說明，只說他在廣州軍營。他死時只有三十五歲，在鴉片戰爭之前。胡鑑最初有可能和胡錫一樣，是八品或是九品。他是巡政廳的候補人員。巡政廳是負責鄉縣治安的機構。他立了軍功，所以昇為六品，還加頂戴。頂戴是清朝用來區分官職大小的帽飾，是一個圓

珠，顏色不同，官職愈大，頂戴的珠寶就愈貴重。可惜《族譜》沒有說明胡鑑是在哪場戰爭裡立軍功。他死於 1858 年，所以他可能在鴉片戰爭或太平天國時立功，也可能是種種動亂時的事。

泉、錫、鑑、熊的年代是胡家全盛時期。我在前面提到，胡鑑次子應金的妻子甘氏告訴我的父親胡恩德，胡家已經遷到佛山。她說在佛山有一整條巷都是胡家人的住宅。但胡家很快就沒落了。很可能因為大富大貴，後人不長進，又嫖又賭，甚至抽鴉片。只有一支沒有墮入這個陷阱，那就是胡謙亨的後代。

廿七世祖胡謙亨



胡泉的第三子胡謙亨是胡家第一個有照片的。胡氏家族傳到他的時候有非常大的轉變，我們的現代史是從他開始的。這是《族譜》的記載：

謙亨字叔和別字變菴。生於清道光庚寅年三月初四日亥時（1830年三月二十七日）。終於清光緒己丑年十月廿三日（1889年十一月十五日）。曾任巴陵會牧師。葬在南雄水南近廣州會館過的^{11[11]}。

胡謙亨以前各代的事蹟，只在《胡氏族譜》裡面記載。但胡謙亨卻不同了。除了族譜外，還有我祖父輩與父親輩的口傳歷史。這章裡面的資料，來自我的父親胡恩德，主要是他父親胡爾棟告訴他的，還有一些來自他的叔婆，即胡應金的妻子甘氏。這是我父親在《胡氏族譜》1997年重修版所寫的〈胡公謙亨事略〉裡面的兩段：

在十九世紀時，泉公在粵東普寧縣居官職。一次，他差謙亨公返佛山鎮省視家人，取道香港前往。在港稍留時，謙亨公在街上見有傳基督福音的堂所，遂入內聆聽，從而相信基督。後來父親知道，在盛怒下把他逐出家門。

之後，不知事情如何發展，但知他受德國籍的教士教導訓練，也授以多少醫藥知識，於是作起傳道的工作。後來按立為巴陵會牧師。他傳道的足跡，可謂遍及廣東南北。看他的墓塋，坐落粵北南雄；而他的元配，則葬於粵南歸善（今惠陽縣）。傳道時，他也稍作醫療以為輔助工作。筆者小時，見家有公所遺下的中式膏藥一盅，因數十年不用，變成木石般之堅硬了。又聞他曾接待一癲瘋病人回家居住，意欲醫治他。效果如何，未之聞也。

胡謙亨信耶穌之前的事蹟，我們沒有資料，但是可以推測到一些。首先，他沒有中舉。如果有的話，《族譜》一定會寫下來的。其實他有沒有參加科舉，我們並不知道。但是胡泉是普寧縣教諭，指導那裡的士子考鄉試，很難想像他容許自己的兒子不去考。所以很可能胡謙亨考過鄉試，卻沒有通過，也可能不止一次，主要看他逐出家門的時候年齡是多少。

胡謙亨是在什麼時候信耶穌的呢？那必定是胡泉任命為普寧教諭之後（1844），也必須是胡泉退休之前（1862）。胡謙亨生於1830年，未成年之前不會自己一個從普寧去佛山的。所以他經過香港的時候，最早也要十八、九歲。應金太叔婆告訴我父親，胡謙亨趕出族的時候，已經結婚生子了。他最大的孩子胡景雲生於1852年。那麼他路經香港的時候，最可能在1855年與1860年之間，或是1861年與1862年間。1860年至1861年是英法聯軍與中國開戰的時期，應該不那麼容易去香港。

^{11[11]} “過的”是廣州話“過啲”，意思是“過少許”。

前幾年我看到容閱自傳《西學東漸記》^{12[12]}。他是中國第一個去美國的留學生，1854年在耶魯大學畢業後回到廣東。1855年他在廣州，正逢天地會^{13[13]}起義。廣東巡撫葉名琛很殘暴地鎮壓，斬了七萬五千人，其中一半根本是與起義無關，只不過政府硬指他們是天地會，企圖勒索，他們付不起錢，就被處決了。容閱說廣州城外一個山谷填滿了屍體，臭氣沖天，慘不欲睹。

佛山在廣州西南大約三十公里，起義與鎮壓必定波及到那裡，所以胡泉派胡謙亨回去看看家人如何是非常可能的事。因此1855年或是1856年最可能是胡謙亨聽到福音信耶穌的時間。

天地會起義也可以說明為什麼胡謙亨沒有中舉。在胡謙亨十五歲後，鄉試是在1846、1849、1852、1855、1858、1861年舉行。1849年他才十九歲，如果他考過鄉試的話，最可能是在1852年。如果那年他落第，下一次就是天地會起義的時候，鄉試多半不能舉行了。亂定以後，他信了耶穌，整個人生觀都改變了。“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，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，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。”（《聖經》〈腓立比書〉三章七至八節）

胡謙亨是怎樣聽到福音的，經過也不是很清楚。我聽我父親說，他吃完飯沒事做，在街上閒蕩，看見福音堂就進去聽。我哥哥胡蔭磐所聽到的，是胡謙亨喝醉酒，看到福音堂，然後進去的。

我真想知道那天晚上傳福音的聚會是怎樣的！很可惜，太公沒有寫下他信主的經過。不過那天晚上的講道，必定是大有能力的，因為胡謙亨聽到就接受了，確信是真理，為此能夠忍受被父親趕出族這個奇恥大辱。我們現在可能不能體會他當時的心理情況。傳統的中國人沒有什麼自我的概念，而是溶化在家族裡面的。他們熟讀的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要他們孝順父母。孝道已經成為宗教信仰。只有大逆不道的人，才會激怒父親，弄到被趕出族。趕出族的人失去了一切，生命的安全、心理的支撐，完全粉碎了，變成無主孤魂。然而胡謙亨對基督的信仰那麼堅定，沒有在這麼嚴重的打擊下崩潰了。正如《聖經》所說：“阿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時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時候，還不知道往哪裡去。他因着信，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，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，與那同蒙一個

¹²[12] 這本書是用英文寫的，叫做 *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*，1909年出版，1915年由憐鐵樵、徐鳳石翻譯為中文。

¹³[13] 天地會是反清復明的秘密組織，又叫做洪門、三合會。辛亥革命成功後，淪落為黑社會。

應許的以撒、雅各一樣。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。”（〈希伯來書〉十一章八至十節）

應金太叔婆告訴我父親，胡謙亨被趕出族後，他的妻子兒女還是住在其他族人當中。清明時他也回去掃墓。掃墓時他只站着，沒有跟其他人那樣叩拜祖先。我不知道他是回去鶴山掃墓，還是只在佛山大墓岡那裡。

關於胡謙亨的傳道生涯，我們並不知道得太多。鴉片戰爭後，外國傳教士可以進入中國傳道。基督教在廣東傳福音的有三個說德語的差會，叫做三巴會——瑞士的巴色會（巴色是Basel，現在叫做巴塞爾），普魯士的巴陵會（巴陵即柏林），萊茵河流域的巴勉會（巴勉是Bremen，現在叫做布勒門）。那時還沒有德國，普魯士與巴勉都是獨立的國家。起初他們彼此競爭，後來達成協議，在廣東不同的地方傳道。巴色會在東江流域向客家人傳道，後來改稱崇真會。巴勉會在珠江三角洲傳道，後來叫做禮賢會^{14[14]}。巴陵會則在廣州和北江流域傳道，後來叫做信義會。

我父親告訴我們，禮賢會（即巴勉會）想按立我祖母的祖父王元深為牧師，但是王公元深很謙卑，不肯做牧師。所以就按立了胡謙亨。這裡有一個大問題：胡謙亨是巴陵會按立的，事見《巴陵傳道會歷史：1824-1924》。那麼是不是禮賢會以前按立過他？還是巴陵會原來想按立王公元深？很幸運，我們有王家文獻可以稽查。《王氏家譜》有禮賢會麥梅生長老在1916年十一月一日寫的〈王公元深傳略〉^{15[15]}，裡面說：“光緒四年（1879），德國禮賢公會僉議立公為華人牧師，公力辭不受。”所以如果我父親所說沒有錯誤，胡謙亨是禮賢會在1879年或1880年按立為牧師的。巴陵會歷史是在關於1890年的記載裡面提到胡謙亨做過的事，可能是在1880年代後期發生的，所以並不排除之前他已經是禮賢會的牧師了。

胡謙亨在北江與東江流域的城鄉傳道，那裡是講廣東話和客家話的地方。他也賣膏藥。在那個年代，中國傳道人從一條村走到另一條村，挑着《聖經》與福音單張。我不知道胡謙亨是不是這樣走遍粵北、粵東，但很可能是這樣的。那個時候信耶穌的人很受逼迫。胡謙亨和王元深信主不久，有幾個中國基督徒在廣東殉道。那時的人鄙視基督徒，認為他們背叛聖人的教訓，加入番鬼的隊伍。

¹⁴[14] 禮賢會英文是 Rhenish Mission，即萊茵河的宣教會。

Rhenish 用帶有意義的中文詞音譯為“禮賢”。

¹⁵[15] 《廣東省東莞縣虎門鎮上官涌王氏家譜》在2005年重修，分為《王氏家譜》與《王氏家傳》兩冊。麥梅生長老那篇生平，收在《王氏家傳》裡面，在第六至七頁。

每過不久就有人謠傳基督徒殺嬰來造藥，又說把神仙粉撒在井裡要毒死人，於是暴徒群集，要殺基督徒。胡謙亨與王元深都有這樣的遭遇，但卻得到奇妙的拯救。

有一次地方政府公告，抓到耶穌佬就有賞金。一群暴徒抓到胡謙亨和一個青年傳道人，準備領賞。他們在一個房子裡面大吃大喝來慶祝，把兩個傳道人放在裡面的房間。過了一段時間，那個青年傳道人出去上廁所，立刻衝回來對胡謙亨說快走。原來那群人每一個都醉了，倒在地上。兩人就這樣逃脫了。

又有一次，暴徒要放火、搶劫、殺基督徒。胡謙亨的繼室孔馬利亞和他在一起。孔馬利亞是纏足的，胡謙亨就背着她到河邊上船逃走。

王元深的經歷更驚險。有次暴徒抓到他，帶上山上宰。他們脫了他的衣服，把他綁在樹幹，卻發現忘記了帶刀。於是全群人走下山去拿刀。他們下去後，有個青年人經過，看到王元深綁在那裡，非常吃驚，問他是什麼一回事。王元深告訴了他，他就把王元深放了。這個青年人原來是一個德國傳教士的廚子。

胡謙亨的事蹟不僅來自《族譜》與口傳歷史。《巴陵傳道會歷史：1824–1924》^{16[16]}裡面也提到他：

在韓士伯傳道的日子，廣東北部建立了一個小小的教會。這事有何師傅^{17[17]}的見證。

在 1890 年左右，這個教會有六十一人，來自南雄與附近的村鎮。傳教士很少去那裡，因為路途危險。去一次要花八天到二十天^{18[18]}，可以乘舟或是過山，但同樣地不安全，以為有很多土匪。

雖然如此，傳道會還是差派忠心的牧者胡燮菴到這個地方。縣城南雄有很多人，胡燮菴在那裡買了小小的地方，足夠用來做禮拜堂，並讓一個助手在那裡居住。不過不夠地方讓西教士駐紮。

這裡並不是說 1890 年的事，因為胡謙亨死於 1889 年。（《巴陵傳道會歷史》後面也說明胡燮菴已經死了，不過記錯為 1890 年。）

太公胡謙亨的事蹟，我就只知道這一點。

胡謙亨的配偶

^{16[16]} *Geschichte der berliner missionsgesellschaft: 1824–1924*, Professor D. Julius Richter, Berlin.

^{17[17]} 原文是“裁縫”。

^{18[18]} 原文沒有說從哪裡出發，但應該是從廣州到南雄的時間。現在只需兩個多鐘頭！

一直到胡謙亨這一代，配偶才有全名。其實只是胡謙亨兩個妻子有全名，他兄弟的配偶還只是有姓無名。這是《族譜》關於他元配周秀珍的記載：

妣氏周秀珍。生於清道光壬辰年十二月初二日（1833年一月二十二日）。終於清同治壬申年十月廿五日（1872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）。葬於惠州歸善縣坪地墟後山。

周秀珍生了三個女兒、兩個兒子。大女兒景雲生於1852年，所以胡謙亨與周秀珍多半是在1851年結婚的，那時他二十一歲，周秀珍十八歲。我沒有看過任何關於周秀珍的資料。因為我祖父胡爾棟不是她生的，所以他不怎樣知道關於周秀珍的事情，也就沒有什麼告訴我父親了。我們只知道她死於1872年，才三十九歲。她葬在惠州歸善縣，那是客家人的地方。

周秀珍死後，胡謙亨續娶孔馬利亞。從她和胡謙亨所生第一個兒子胡爾柱的出生年，他們很可能是在1875年結婚的。那時孔馬利亞三十三歲。這是《族譜》的記載：

繼妣氏孔馬利亞。生於清道光癸卯年十月廿四日戌時（1843年十二月十五日）。終於民國壬子年十二月初九日（1913年一月十五日）。葬於香港基督教華人墳場左便^{19[19]}第十級。

孔馬利亞的資料比周秀珍多很多，因為我父親見過她。首先，她來自澳門嬰堂。嬰堂就是小兒孤兒院，特別是被人遺棄的嬰兒。我父親沒有說過這件事，但是我的五姑姐與八姑姐多次和我們提到。我們家對孔馬利亞的來歷非常有興趣，因為她有些後人樣子像歐洲人，例如我的伯父胡興德。所以我們就覺得，我們血統裡面有歐洲人基因，而孔馬利亞是唯一來歷不明的人，可能是葡萄牙人父親與中國人母親的混血。不過她的照片一點也沒有歐洲人的樣子。

如果她真的是來自嬰堂，那麼這家嬰堂是怎樣的？那是1833年，基督教傳教士還不能進入中國。如果嬰堂是在澳門，那就很有可能是天主教的。孔馬利亞是纏足的，所以撫養她的人是接受傳統中國文化的。在十九世紀後半，基督徒是不讓女兒纏足的。我的祖母與八姨婆在一八八〇年代出生，兩個就都不是纏足的。所以孔馬利亞應該不是在基督教開的嬰堂長大的。

孔馬利亞還有一個謎：為什麼她有這麼不尋常的名字？我的姑姐認為那是因為嬰堂是天主教修女辦的，所以取了一個《聖經》名字。但我父親則認為是她嫁給胡謙亨後，他替她改名。

孔馬利亞嫁給胡謙亨時，已經是寡婦了。她帶了一子一女到胡家。她再嫁時兒子大約七歲，來到胡家後，就改名叫做胡爾樑，沿用胡謙亨其他兒子的命名方法。那就表示胡爾樑成為胡謙亨的養

^{19[19]} “左便”是廣州話，即“左邊”。

子。孔馬利亞的女兒，《族譜》沒有記錄名字，但是周秀珍三個女兒中最小的慧雲，在族譜裡變成排行第四，所以孔馬利亞的女兒比她大。孔馬利亞前夫的兩個兒女都死得很早。胡爾樑只活到二十歲。因為《族譜》沒有記載，所以我們不知道女兒活了多久。



這張照片大約是 1893 年拍的。站着的從左至又是慶雲、爾柱、爾桂、爾棟。坐着的是孔馬利亞和爾權。男孩子都是梳辮子的。那個年代的男人拍照都是正面的，不讓人看到後面拖着一條辮子。

孔馬利亞與胡謙亨有四子一女。當胡謙亨死的時候，最小的胡爾權才一歲。不知道那時他們在什麼地方。我父親也不知道我爺爺胡爾棟生在哪裡，只知道他曾經在廣州住過，因為有一次爺爺上茶樓，說那裡的茶讓他想到小時候在廣州的日子。

胡謙亨死後不久，孔馬利亞就帶家人到香港了。胡爾權在 1898 年死於香港大瘟疫，而胡謙亨死於 1889 年，所以他們是在這十年間遷居香港的。胡爾標在 1883 年移民夏威夷，所以沒有和他們去香港。胡爾楷則已經在香港居住了。他也是在 1898 年死於大瘟疫的，之後他的兒女就與孔馬利亞同住。

孔馬利亞和下一代不同，是很傳統的中國人。雖然她是入教的，但在胡謙亨死後，她卻去找“問米婆”^{20[20]}，希望和胡謙亨說話。但是問米婆叫不到人。她的教育程度可以從她給孫兒的名字那裡看

^{20[20]} “問米婆”是廣州話俚語，指女靈媒。

得出：胡爾棟、胡爾桂的長子，她替他們取名為胡興德、胡發德，又興又發。（胡發德長大後，把名字改為胡法德。）

孔馬利亞死於1913年，享年六十九歲。我父親那時已經五歲了，所以還記得她的樣子。她葬在香港薄扶林基督教華人墳場，墓碑還在。

孔馬利亞的墳墓。左邊是 2006 年重修前，右邊是重修後。

胡謙亨的兒女

胡謙亨親生的有六子一女，另有養子養女各一。在那個年代的廣東家庭，男女是分開來排行的。所以我有大伯公也有大姑婆。如果根據出生年月日來排，胡謙亨的子女是景雲、彤雲、爾標、爾楷、爾樑（養子）、慧雲、爾柱、爾桂、慶雲、爾棟、爾權。（《族譜》沒有記載養女的名字。）

胡謙亨的兒子名字裡面都有“爾”字，女兒都有“雲”字。不只是他的兒女這樣命名，他兄弟的也是如此。謙亨大哥震亨的兒子是爾熾、爾灼，女兒是香雲。二哥履亨的兒子是爾釗、爾鎔，女兒是卿雲、奇雲。他弟弟咸亨、濟亨是雙生的。咸亨的兒子是爾康、爾澤，女兒是靄雲。濟亨的兒子是爾琛、爾才，女兒是湘雲、定雲、巧雲。

亨字諸公兒子的名字，還有一個特色。震亨的兒子爾熾、爾灼，名字裡面都有火。履亨兒子爾釗、爾鎔的名字都有金。謙亨兒子爾標、爾楷、爾樑、爾柱、爾桂、慶雲、爾棟、爾權的名字都有木。咸亨兒子爾康、爾澤的名字都有水。就是濟亨的兒子爾琛、爾才的名字裡面沒有五行。從火剋金、金剋木、木剋土、土剋水這個公式，在謙亨與咸亨中間應該有個爾什麼，兒子的名字裡面有土。不知道為什麼缺了這一個了。



自左至右：胡慧雲、胡景雲、胡彤雲。這裡可以清楚看見，胡彤雲沒有纏足。她生於1857年，可見到1860年代初的時候，胡謙亨已經是基督徒，女兒不纏足了。

胡景雲

大姑婆胡景雲生於1852年。《族譜》沒有記載她的終年。我父親說他做傳道之後，也和大姑婆講過福音，所以她至少活到1927年之後。

胡景雲的丈夫是黃銳生。他是有錢人，屈臣氏汽水公司就是他家開的。他有十一子、五女。其中兩子、兩女是妾侍生的。減去這四個，胡景雲還有九子、三女。十二個兒女今天是不可思議的數字，但在當年卻是很平常的。

大姑婆的兒女，我只聽過茂林表伯。茂林表伯年紀與我爺爺胡爾棟相仿，可能比他還大。他與爺爺一家很熟，所以我常聽到我的姑姐提到“茂林表哥”。

關於大姑婆的事，我就是知道那麼多了。

胡彤雲^{21[21]}

二姑婆胡彤雲生於1857年，終於1921年。她的丈夫是巴陵會牧師李從榮。他們有三個兒子——啟輝（1875–1954）、群輝、祥輝。

二姑婆是醫生，在廣州惠愛醫院^{22[22]}附屬的醫學院受訓。啟輝表伯也是醫生。他在南華醫學院^{23[23]}的時候，二姑婆也去那裡培訓。有時母子同班上上課。

胡爾標^{24[24]}

大伯公胡爾標在1862年生於佛山，1930年終於香港。大伯婆葉氏是客家人，生於1872年，終於1960年。他們有九子六女。

²¹[21] 二姑婆一家和我家是最生疏的。我從來沒有見過她的後人。這裡關於她的資料來自胡立德堂叔在1977年編寫的胡家歷史：*To Spread the Glory: A Thousand Year of Heritage*。立德叔是大伯公胡爾標的兒子，在夏威夷長大。這本書裡面有些關於胡謙亨的資料來自傳教士，而他們並不認識胡謙亨，所以有錯誤。

²²[22] 惠愛醫院的英文名字是 John G. Kerr Hospital。

²³[23] 南華醫學院的英文名字是 Canton Medical College。

²⁴[24] 關於大伯公的資料，也是來自 *To Spread the Glory: A Thousand Year of Heritage*。

胡爾標出生時，胡謙亨已經是傳道了。胡爾標也在巴陵會受洗。他十八歲離家到香港，在聖士提反書院念神學，是第一屆畢業生。三年後，他去三藩市，因為胡謙亨有個同工，是德國牧師，邀請他去神學院深造。那知船上有人患天花症，結果船上的人在加州隔離了三個月。等到胡爾標放出來時，那個德國牧師已經死了。

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胡爾標幸虧找到一個遠親楊牧師，在三藩市企理街有福音堂，向華僑傳道。楊牧師讓胡爾標在夜校教中文。那年(1883)十二月，胡爾標決定去檀香山，在那裡傳福音。以後就一直在夏威夷傳道，最初在公理會，後來在聖公會做牧師。

胡爾標就這樣一直傳道三十幾年。到了1920年，他身體開始不好，於是回中國掃墓。在1930年，他有四個兒女在中國、香港、與星加坡。於是他再去中國。後來他去香港，住在我爺爺胡爾棟家。香港冬天很冷的。他幾十年在夏威夷，不習慣那麼冷的天氣，結果得了肺炎，在香港過世，葬在薄扶林香港基督教華人墳場。



站着：胡成德、胡明德、胡瑞貞、胡潤德、胡瑞靈、胡耀德、胡瑞榮

坐着後排：胡新德、胡瑞蘭、葉氏、胡爾標、胡瑞香、胡貴德

坐着前排：胡憲德、胡和德、胡立德

這是胡爾標的一家，照片拍於1915年。那時最小的新德與貴德還沒有出生，他們是在1921年左右加進照片裡面的。

二伯公胡爾楷生於1865年，1898年終於香港。二伯婆王麗珊生於1870年，終於1949年。他們有一子四女。

在十九世紀下半，香港的基督徒因為與西方文化接觸得愈來愈深，所以非常前進。胡家人就是這樣的。和姐姐彤雲一樣，胡爾楷也是西醫，在1880年代已經移居香港。胡爾楷與王麗珊的婚姻不是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的結果，而是自由戀愛。不僅是自由戀愛，更公開拍拖。這在1880年代中葉是驚世駭俗的行為。

胡爾楷三十三歲就死於鼠疫了。1894年大瘟疫在香港爆發。這次的鼠疫似乎是在十九世紀中葉時起於雲南的，後來回亂，有些雲南人逃難到別省，於是鼠疫就在中國傳開了。1894年二月鼠疫傳到廣州。因為常常有人從廣州去香港，所以到五月鼠疫就在香港爆發，一直到十月，死了二千多人。以當時的人口，二千人是非常大的比例。在那次瘟疫當中，西醫發現鼠疫是鼠虱傳染的。從1894年到1930年，香港差不多年年有鼠疫流行。

我父親說二伯公胡爾楷與四伯公胡爾柱都死於鼠疫。一個在街上看到一隻老鼠，一腳踏死了，結果染上鼠疫。另一個拾到一把摺扇，也就傳染了。不過這兩個故事不太可靠，因為胡爾柱不是死於瘟疫。胡爾楷確是在1898年死於瘟疫，但是不是踏死老鼠或是拾到摺扇，就不能肯定了。

二伯公死後，二伯婆為了謀生去學接生。她和兒女與孔馬利亞同住。她的兒女都是非常新潮的。兒子胡惠德做醫生，女兒是學音樂，學體育的。完全與傳統的中國人不同。二伯婆在女青年會非常活躍，對社會很有貢獻。民國時黎元洪副總統寫了一幅匾額來表揚她。



胡王麗珊、胡慧雲、胡成德、胡景雲

二伯婆死於1949年。她自己安排後事，聲明喪禮不派白手絹（廣東風俗）。她說她去見天父是快樂的事，沒有理由要哭泣，所以不需要手帕揩眼淚。二伯公和二伯婆葬在薄扶林基督教華人墳場，在進口走下去，第一級左邊就是他們的墳墓。

胡爾樑

三伯公胡爾樑生於1867年，終於1888年，年二十歲。胡爾樑是孔馬利亞前夫的兒子，除了族譜所記，我們沒有任何其他關於他的資料。

胡慧雲

四姑婆胡慧雲生於1867年，終於1953年。四姑丈公叫做黃輝力。他們有一子四女。

黃輝力是廣東花縣人，後來去南京工作，四姑婆也就移居南京。我父親說四姑丈公家境很好，四姑婆生活寬裕。我父親是傳道人，四姑婆有次對他說：“你來南京講道，我替你翻譯國語。”

關於四姑婆的事，我就只知道這麼多。

胡爾柱

四伯公胡爾柱生於1876年，終於1903年。四伯婆古信徵生於1876年，終於1960年。他們有一子兩女。



胡爾柱是肺病死的。在那個年代，肺病在香港非常猖獗，胡家很多人都患肺病和死於肺病。在五十年代以前，沒有特效藥治肺病，染病就只能休養，希望能夠康復。四伯公很不幸，不能康復過來。

四伯婆在四伯公死後，也像二伯婆那樣去學接生。在1940年我哥哥出生時，四伯婆去探望我爸媽，到了就要替我哥哥洗澡，我爸媽當然不肯麻煩她。四伯婆說：“我替不知多少個嬰孩洗過澡了！”於是真的去做。

在五十年代的時候，每到年初二或是年初三，八姑姐胡麗珊就開車來，帶我們幾兄弟姐妹去和四伯婆拜年。鑽石山那間小房子我還依稀記得，也記得見過四伯婆，但是她的樣子我就完全沒有印象了。



後排：胡懿德、郭尚賢（玉瑛丈夫）、郭天志
中排：郭天祥、黃素顏（懿德妻）、古信徵、胡玉瑛
前排：胡佩清、胡慕清、胡潔清

胡爾桂^{25[25]}

五伯公胡爾桂生於1879年，終於1938年。五伯婆宋碧貞生於1885年，終於1941年。他們有五子兩女。

胡爾桂是渣打銀行的職員，收入不多，所以家境不好。二子慕德因此要退學打工幫補家用。五伯婆是客家人，傳承了客家文化，很會理家。雖然一家九口，還要幫助親戚朋友，但她還是能夠積蓄，買了薄扶林道69號裡面的兩層樓。這幢房子有四層，他們一家住在四樓，三樓出租增加收入。不止五伯婆會理財，他兒女也遺傳到她這方面的才幹。慕德二叔在大東電報局工作，一有餘錢就買股份。幾十年後，變成大富翁，捐了很多錢給教會。惠慈三姑姐在丈夫死後，也是靠買賣股份為生的。

五伯公與五伯婆經歷過很多的困難。最悲痛的是長子發德與五子友德都死於肺癆。香港那個年代常常有這樣的悲劇。

雖然胡謙亨是信義會（即巴陵會）的，但他兒子胡爾桂與胡爾棟去香港後，卻沒有參加信義會，而是在西營盤的聖公會聖士提

²⁵[25] 胡爾桂的資料，主要來自胡百卓堂弟。

反堂禮拜。胡爾桂是聖士提反堂的執事，他四女胡惠珍是那裡的傳道。



胡惠慈、宋碧貞、胡友德、胡惠珍、胡爾桂、胡發德、胡慕德
這張照片大約是1915年初拍的。

我祖父胡爾棟與他五哥胡爾桂很要好。五伯公、五伯婆死後，我們家還是和他們家非常親密。每逢過節，一定請他們的後人來與我們團聚，所以我和他們自小就熟悉的了。

胡慶雲

五姑婆胡慶雲生於1882年，終於1953年。五姑丈公姓周。他們有兩個兒子，還有一個養女。

五姑丈公對五姑婆很不好。有次做得太離譜了，我爺爺胡爾棟非常憤怒，要她大歸寧。後來不知道為什麼作罷。

二伯婆與四伯婆在丈夫死後都去學接生來謀生。我父親說五姑婆卻沒有走這條路，而是去“婆嚙館”^{26[26]}學做傳道。以後她一直傳道，雖然很艱辛，但從來沒有失去信心。後來她中風，不能行動。我還記得跟父親去看她，看到她躺在床上。她住在東頭村，那是在九龍城裡面的貧民區，房子是一層的，村裡面的路又窄又凌亂，差不多不能通車，陌生人根本沒有辦法找到地方。

²⁶[26] “婆嚙館”是教婦女識字，學《聖經》道理的地方。“婆嚙”是廣東話對婦女不大尊敬的稱呼，約略等於普通話的“婆娘”。



後排：胡爾棟、胡玉瑛、胡懿德、胡爾桂

中排：胡麗容、王碧蓮、胡恩德、胡慶雲、孔馬利亞、古信徵、胡慕德、宋碧貞、胡惠慈

前排：胡興德、周興泉、胡發德、周威泉

我們只有兩張照片裡面有五姑婆胡慶雲：這張和第20頁那張。這張照片應該是在1910年拍的。周威泉與周興泉是胡慶雲的兒子。
胡爾棟

我祖父胡爾棟生於1884年，終於1948年。祖母王碧蓮是王元深的孫女，生於1885年，終於1965年。他們有五子三女。

胡爾棟和當時很多的基督徒一樣，非常前進。在1890年代，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學院（香港大學的前身）學醫，星期日去旁邊的道濟會堂做禮拜。道濟會堂是香港第一所華人自立教會，牧師王煜初是王元深的長子，是我祖母的伯父。孫中山先生禮拜完了，就和道濟會堂的會友講革命。興中會就是在那時成立的，成員大部份都是基督徒。當時的基督徒除了革命外，還致力改革社會種種不人道的事情。

阿爺當時年紀還小，沒有參與興中會的活動。但是他也是支持革命的。29頁的照片大約是在1910年拍的，那時他已經剪了辮子，穿西裝的了。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，他燒了一串炮竹，掛起五色旗。他非常活躍，參加種種活動。他是香港第一隊排球隊的隊員，外

地有球隊來，他也出賽。此外，他還參加廢奴運動。當時香港有女奴，廣州話叫做“妹仔”，即《紅樓夢》裡面的丫鬟。當時的教會人承傳英美基督教廢奴的傳統，在香港呼籲廢除妹仔制度。

他不止思想前進，而且為人積極，和當時很多的中國人不同。他好打不平，而且不只是參加團體，還有很多個人行動。在街上看到有人搶劫，他就幫忙吹警笛（廣州話叫做“吹銀雞”）。有次他看到有個男人逼一個女人上黃包車（人力車），他就上前喝走那個男人，救了那個女人。（回到家後才知道害怕。）

我不知道阿爺生在哪裡，只知道他小時候在廣州住過。他五歲的時候胡謙亨就死了。後來孔馬利亞帶着孩子到香港定居，住在西營盤。胡爾楷已經先到香港，不知道孔馬利亞是不是和他同住。但是胡爾楷死後，他的孩子是與孔馬利亞住在一起的。當阿爺到了結婚年齡，孔馬利亞就去替他物色妻子。有人做媒，說禮賢會王謙如牧師有個適合的女兒王碧蓮，於是就訂婚了。阿爺和阿嫲還沒有見過面。那時孔馬利亞住在高街，和王謙如家是街坊，所以胡家那邊都知道王碧蓮是誰。胡爾楷的兒女就自告奮勇幫忙他們的六叔。他們看到王碧蓮在街上走過的時候，就立刻去喊六叔來看。於是胡爾棟就到窗口偷看。而王碧蓮也知道他在看，於是把陽傘拿得很低，遮着頭那樣走過。（她是沒有纏足的。）

阿爺在哪裡唸書，受過什麼教育，我們都不知道。只知道他的數學很好，在太古船塢做會計。他的薪水不會很多，卻要養一家十口。不但如此，他還幫助很多親戚朋友，非常慷慨。阿嫲也鼓勵他這樣做。有次我問五姑姐胡麗華，阿爺怎會夠錢的。她說除了在太古工作外，阿爺也做私人會計，常常拿工作回家做。

我在前面說過，胡爾桂與胡爾棟都是聖公會聖士提反堂的會友。阿爺自然在教會裡面很活躍，參加詩班，唱男高音。我父親說，有次他在禮拜堂聚會，聽到有人歌聲非常洪亮。一看，原來是自己父親。

阿爺把數學與音樂的能力遺傳到孫輩。他有十九個孫子，一半以上會彈鋼琴或其他樂器，有兩個是數學博士。

阿嫲是禮賢會牧師的女兒，結婚後仍然在禮賢會聚會。八個兒女當中，最大兩個跟父親去聖公會，其餘六個跟母親去禮賢會。

阿爺還集郵。因為他在船塢工作，常常收到外國信件，所以有很多郵票。一直到第二次大戰的時候，家境困難，胡爾楷的長子胡惠德醫生幫助我們家，就藉口買阿爺的郵票，給阿爺二百元。（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。）

後來阿爺中風，癱瘓了，臥床差不多十年。他在1948年離世，那時我兩歲還沒有到。但我竟然記得阿爺臥床的樣子，面上有鬍鬚的。



後排：胡麗華、胡興德、胡恩德、胡雄德
前排：胡麗容、胡超德、胡爾棟、胡麗珊、王碧蓮、胡熙德
這張照片大約是1924年拍的。

胡爾權

七叔公胡爾權生於1888年，終於1898年。他也是死於鼠疫的。

與族人恢復聯絡

在胡謙亨被趕出族後半個世紀，他的後人再和胡家其他親戚有來往。那是很巧合的一件事。大姑婆的兒子黃茂林在1910年代有次在香港石塘咀上酒樓。那時的風俗是筵宴時有廣東樂隊演奏助興，叫做“八音”。茂林表伯雖然有地位，但是為人隨和，常和下階層的人交談。這次，他和八音佬閒談，發現其中有個胡爾才是鶴山人，於是認起親來。後來他告訴我的爺爺胡爾棟。於是阿爺與胡爾才聯絡起來，原來是他叔父胡濟亨的兒子！

通過胡爾才，阿爺認識了其他的親戚。一個是胡咸亨的兒子胡爾澤。我父親說胡爾澤有時會去找阿爺，腳踏在椅子上，拿着水煙筒抽煙。他一口鄉下音，話題只有一個——借錢。另外一個親戚是胡謙亨堂弟胡應金的遺孀甘氏。我父親叫她做叔婆，所以是我的太叔婆。太叔婆的兒子胡蘇九已經死去，她和媳婦、孫子住在一起。他們很窮，住在閣樓上面，做針黹過日。因為閣樓空氣太差，她媳婦與孫子都染上肺病而死。太叔婆和我父親講了一些胡家的事，特別是關於胡家在佛山時的情形。

大姑婆家是開屈臣氏汽水廠的。茂林表伯讓胡爾才在屈臣氏工作，胡爾才的生活才安定一點，但還是常問阿爺借錢。有次他說要結婚，最後一次借錢了。以後果然就沒有再借錢了。才伯婆姓郭，生了一子一女。那知才伯公不久就死了，伯婆一家無以為生。阿爺就讓他們住在家里面，一直到她兒子漢德出身。後來才伯婆中風癱了，我父親不時去探望她。漢德叔有一子一女，我離開香港以前見過他們的。似乎他們兩個是胡謙亨一系以外的唯一傳人。

結語

胡謙亨的兒女生養眾多，後裔遍布全世界，不能在這本小冊裡面一一細說。希望各系能夠自己寫歷史，特別是保存上輩所講過的事蹟。

我更希望看完這篇家族歷史的眾親戚，對我們先人的經歷有興趣，認真研究《胡氏族譜》裡面的空白地帶。雖然大部份的資料已經湮沒，但可能還可以找到明、清時廣東人的生活記載。

下面是一些研究問題：

- (1) 胡謙亨的兒女在哪裡出生？我們知道胡爾標生在佛山，所以胡景雲與胡彤雲也應該生在那裡。但是從胡爾楷到胡爾權，我們就沒有資料了。
- (2) 胡謙亨的兒女在哪裡長大？他們說什麼語言？接受了什麼教育？
- (3) 十九世紀澳門的育嬰堂是怎樣的？是什麼人舉辦的？

(4) 在十八、十九世紀時，鶴山與佛山社會是怎樣的？那裡的居民是怎樣過活的？

